居易堂集

居易堂集卷之十三

誌銘

明故正治上卿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安節袁公墓誌銘

公諱洪愈字抑之姓袁氏吳郡長洲人嘉靖丙午登鄉薦第一丁未成進士筮仕中書舍人授禮科給事中出為福建僉憲河南漕儲道山東督學道湖廣參政入為太僕少卿南太僕卿歷鴻臚光祿至太常卿致政復起自工部右侍郎右都御史總憲南臺為禮部尚書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告老而歸歸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安節嗚呼遠哉敬考袁氏世家自食

采受氏錄周而漢而六朝以迄於唐代有偉人史不絕書宋有龍圖閣直學士以進士起家名仲賢者家於汴數傳而至京西提刑使珣從高宗南渡卒塟長洲蛟龍浦之赭墩世爲長洲人焉珣生璡官院判建祠宇於提刑墓側名曰福源菴璡生祐之官承節郎監廬州都務稅祐之生樞官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娶濮安懿王女爲郡馬都尉以兵拒元與其長子力戰而歿幼子易以𠚤他郡得免已而廬墓著書終身不出學者稱爲靜春先生黃文獻公溍爲誌其墓子泰隱居教授名與父埒王文節公褘爲作重修福源菴記泰生養福工詩善書名德重一時洪武初以賢

良方正官湖廣福建憲副養福生熊是爲公高祖熊
生驤是爲公曾祖驤生昂是爲公祖昂生雯則公之
考也四世不顯然文行卓犖蹟美前休世載其德鬱
而未施委祉於後以迓天禄故篤生鉅人蔚爲名世
良有以也公生有異表廣額豐頤疎眉方瞳唇厚及
寸色如朱聲如洪鐘爲諸生時見者知爲公輔之器
至性耿介絶世獨立嘗言吾人砥節勵行直當上法
伯夷其趣尚如此惟其無慾故剛而不撓終始一節
七十年如一日也當分宜柄國威燄彌天舉朝結舌
公在諫垣抗疏首攻其私人翰林白啓常選郎葛[illegible]
爲奸利狀兼詆冢宰李默爲阿私上是其言冢臣

被嚴旨翰林罷官選郎逮問一時朝論翕然推服然愛公者無不為公寒心分宜怒甚然以公清望莫可為罪出為福建僉事有建陽令者為冢宰門生官箴狼籍誡弗悛公按祖宗法庭笞令又督學使者曲法以冢宰介弟充明經貢公署督學篆追奪其計偕之資以給應貢者之孤士論大快之時部內山賊竊發勢同燎原官兵多挫衄公密偵得其間道身先士卒繞出賊背擊之賊出不意盡奪氣一戰而斬其渠率餘賊悉降郡縣以平而督漕河南亦值師尚詔之亂草賊萬人訌於睢陽而伊藩典楧者有異志儲械招亾名備尚詔反與為聲援及尚詔平典楧彌躁戾所

爲益不法勢岌岌衆無敢言者公奮不顧身獨夜馳
見巡撫爲定計巡撫即具密疏上之隨命一科臣同
金吾中官察勘伊藩具得其不軌狀與橫縱是抵罪
而國患以弭公一人之力也太康扶溝盜起捕獲千
餘人訊坐大辟者六百餘人公惻然傷之力請於撫
按乞會同他官詳讞惟賊首二十餘人當斬餘俱散
遣復爲良民一時六百人俱不死公所至其偉績如
此及掌南臺御史譚希忠建言請復閣中絲綸簿及
禁內宮門鐵牌語侵內豎上怒嚴旨詰問在廷大僚
無敢爲言者公毅然爲稱引典故委曲解釋且進言
曰邇者言事之臣往往以不當聖心致加譴罰夫天

威難犯人情易摧如各以言爲戒脫有大事誰復爲
陛下言者上覽奏動容怒頓霽御史得薄其罰南工
部主事黄金色廉謹有聲以孤子忤時詿誤在理衆
力擠之公廉得其實力爲開陳竟復其官公雅負人
倫之鑒初僉憲閩中海忠介公爲延平郡教授長揖
監司郡守嘗面折廵按御史於是見嫉上官毀言日
聞公獨以師禮待之且爭之諸公爲署上上考因遷
縣令及公官太僕復疏薦之遂超擢後海公以直諫
名天下官御史大夫歿而謚介肅旼謚忠介可以見
公之知人矣公爲南宗伯陳十事其六曰崇真儒則
薦吳貢士王少湖先生也王先生名敬臣爲方伯陽

湖公子有曾閔之孝程朱之學以公舉徵爲郡教授
不起特命爲國子博士葢曠典也王先生一時名重
天下司寇王公世貞當世所稱弇洲先生也初以忤
分宜在籍久弗出公被南太宰命疏辭因舉王公自
代謂王公以文章擅海内而其德性器識翻爲文名
所掩眞不世之才經世之器也天子俞公奏即起王
公爲大司寇而天下服公爲知言公官督學所取士
及生平所識拔前後爲名公卿如曺公邦輔爲大司
農陸公光祖孫公鑨爲太宰丁公賓爲宫保大司空
于公慎行爲大宗伯不下二十餘人而其中尤稱名
世者則海忠介王司寇王先生三人也公爲冏卿其

所建議著為憲典官太常則一時奉祀九十餘壇必親必敬以感神貺一時吏民皆歎為未曾有也公貴時考贈尚書公及母皇甫夫人皆棄世公以祿弗逮養終身哀慕而友愛尤篤公兄弟四人同母長世恩仲世忠公行三季洪志嘗曰吾兄弟四人猶四肢矣不特共休戚一錢亦當均之故官俸皆均分至官九卿兄弟四人具在未嘗異居公有門人為邊撫遠以一貂裘獻公公曰吾兄弟四人若此一裘誰當衣者況吾起寒素安用此峻郤之徐以錢易得四羊裘值冬時雪月之夜兄弟四人披裘飲酒為歡嘗徹夜焉嘗奉常考績入　都時新鄭為相公尤與忤欲請假會

聞仲兄訃遂乞官歸哭之慟終期之喪不茹葷不御紈綺如執親喪焉嗚呼吾讀公世家覽其行狀爲之反覆流涕而歎公之孝也惟孝故能敬身能敬身故能不失其身自少以至於老自筮仕以至宦成爲年七十有四爲官四十三年初則忤分宜旣則忤新鄭終則忤江陵故始以望重諫垣而例出繼以盛年清卿而致仕後則以朝野宿德而十四年廢籍不起也卒之際會休明舉朝推薦再歲五遷竟登八座貤封三代盡如公官公即請老恩旨弗允再疏始從公請而備加優異晉太子少保於是左都御史吳公時來復上疏曰人臣負高世之望以樹表儀則朝廷有優

賢之典以風在位故大臣去位不絕其禄熙朝往時曾行盛典上可其奏爲賜月廩歲夫以歸又三年而考終訃聞遠近縉紳士民悲涕相弔天子爲之震悼褒䘏有加贈太子太保予謚安節諭祭三壇命行人董塟事隆重如此葢備數也公生於正德丙子卒於萬曆己丑年七十有四元配夫人申氏少師大學士文定公之姑也繼配夫人鄒氏子男三人長一鶚以公任官順天府治中次一駿先公卒次一鶚庠生女一適後府經歷錢秉元孫男三孫女四曾孫男一女二以萬曆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賜塟於長洲縣東吳鄉蛟龍浦之𧮯墩爲諭塟新阡與始祖宋提刑公

以下祖塋相望公之志也公之玄孫徵亦賢者也與余善以公之墓未有誌爲缺如因以見命敬爲之銘銘曰

嶷嶷袁公聖清自砥維公孝友宜兄宜弟維公果達允文允武吾聞之詩不侮矜寡不畏强禦維公以之仲尼有言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維公似之嗚呼我公九京可作雖爲執鞭余欣慕之

明故資治尹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贈禮部左侍郎謚文肅文公墓誌銘

毅宗烈皇帝御天下凡十有七年舉一人爲相而天下悅而其人亦能不苟慕其官不肯一言附柄臣以

無負主上之知以無憾天下蒼生之望以去相位者十七年中天下有一人焉曰文相國文肅公云初公官翰林即以直言謫旋削官烈皇名起之又以忤時奉差出及入相甫兩月又拂衣去公通籍十五年而前後立朝不滿三載天下惜之謹按公世為長洲人七歲遭母喪哀感旁人哭泣居處有孝童聖童之目八歲屬文龍見有異徵年二十一而舉於鄉每計偕輒報罷公門地鼎盛少薦賢書而讀書厲行無異寒素迨公父秉養哀毀幾滅性杖不能起既堊蔬食苫寢廬墓三年絕城市跡於是天下益想望公如弗及年五十始成進士為熹廟改元之歲廷對大魁天下

臚傳之日歡動輦轂咸爲朝廷得人慶學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僉謂應期名世無妨晚成而下至販夫輿隸田畯野老緇黄婦孺自通都大邑以及溪巖窮谷無不手額相告謂某已作狀元者制科以來未之有也時光考所名還廢籍衆正盈朝公既以宿學登上第侃侃發舒無所回顧故事官翰林者以讀書稽古爲職業凡廷論之是非世道之消長若無預者公心甚非之授官未半歲逆璫初用事遂興黨人之議禁講學首輔葉文忠公總憲高忠憲公力諍不能得而刑部尚書王莊毅公紀以言事中旨削籍去公發憤拜疏以爲臣實不願盛明之世令諸臣被道學名

謫削以去而天下禁之重於三公九卿且漢唐宋末
季黨人僞學之禁空人國而危宗社可爲殷鑒疏入
而宵人醜正指摘疏中忌諱字以激上怒逆璫傳旨
且與杖輔臣蒲州韓公力救且爲開陳疏意非屬指
斥而一時講幄諸賢交章論救公乃以謫去自是璫
禍日棘天下之媚璫者無所不至於是公與官詹姚
文毅公俱削籍爲民文毅時亦官翰林公之甥也時
數興大獄鋃鐺四出一時名賢前後罹難高忠憲公
聞逮自沉死而吾吳周忠介公禍尤烈忠介居鄉吳
士民戴之如父母既緹騎逮開讀之日吳士民傾城
焚香以送周吏部哭聲震天緹帥稍訶叱衆不勝憤

數萬人奮起擊殺諸緹騎忠介逸而就逮時吳中之禍且不測一日數驚而公與姚文毅公故以忤璫削奪尤自分必死矣會聖人御寓殛翦元凶乃以得免遂起公爲翰林院侍讀尋進宮允再進宮諭充日講官公素直節好言天下大事方以再覩休明聖明出之九死非痛切言不足以報稱因條時事欲上會爲講官遂以横經說書開陳反覆公謂吾得晨夕侍講幄不違咫尺則吾所竭力以效者或稍浮於尺一之奏牘也公威重山立容貌甚過絶人每侍講烈皇嘗目迎而送之時政在操切天威不測刑部尚書喬公允升副都御史易公應昌一時老成負重望俱以註

誤逮繫公進講㑹論君使臣以禮極言人君當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若徒峻刑法恐啓猜嫌之漸古者刑不上大夫重大臣所以重國也上傾聽爲之改容既罷講即傳旨釋喬公易公于獄中外懽動故事講筵多忌諱置春秋禮記弗講神廟曾命官專講禮記至是上命輔臣選春秋專經者進講時首輔烏程温體仁故以春秋起家而講臣中則公以春秋名天下者也烏程忮幾見阨久之始進講至宰咺歸賵凶禮當缺上令補牘公乃言喧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烏程銜之上覽而頷之隨命卜相即拜公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首輔某等同

平章事一時謂聖主得賢相天下當太平翕然稱慶
朝野歡呼無異於傳臚時而適當朝政一新撤鎮監
罷內操人心久鬱者而一朝渙汗海內咸稱新叅相
業於此不啻矣而烏程實不能容思有以中之初烏
程之爭枚卜自爲書訟言羣臣朋黨銳身出攻禮部
侍郎虞山錢謙益斥爲黨魁排去之得入相今即以
其故智以公爭言官許譽卿不當削即露章入告詆
公爲指斥以次輔香山何公吾騶持正不傅遂并斥
之糾叅不出言路指摘別無他端納鑒一言并罷兩
相祖宗朝以來即擅政如分宜江陵未之有也時崇
禎八年十一月也先是九月中熒惑犯太微占者謂

次輔當之正人去國天爲示變公歸未幾遽以疾薨
嗚呼吾觀烏程始終相位者八年其所以齮齕正人
者後先一轍卒以亂天下則公之爲去留爲生死豈
偶然哉吾讀烈皇時事又讀公家乘至此未嘗不流
涕而痛哭也公之先自公六世祖惠始居於吳五世
祖洪始以鄉薦官易州淶水教諭高祖林官温州府
知府其弟森官巡撫都御史兄弟俱起進士以勲德
重曾祖徵明官翰林待詔名德重一世至其翰墨鑾
裔爭購即至今人所稱文待詔衡山先生者也祖彭
官國子博士其仲嘉官和州學正克修父業爲人士
宗雖是文氏冣盛於吳稱天下之甲族考元發以鄉

進士官河南衞輝府同知艾而懸車稱三吳碩德前
妣彭宜人妣周宜人實生公公諱震孟字文起別號
湛持公生而奇偉眉稜上指目光射人與世所傳文
信國像無異人以爲異焉其書蹟遍天下一時碑板
署額與待詔埒崇禎甲戌爲同考試官所得皆天下
名士時謂賴公以不虛國家盛典云公夫人陸氏先
公卒側室袁氏二子長秉國子生娶廣西叅政申公
用嘉女次秉邑廩生娶周忠介公女皆袁出女四俱
適吳之望族孫男五人孫女　人秉奉公之喪與陸
夫人合葬於天池山竺塢之新阡與祖塋相望焉嗚
呼公之薨也阨於柄臣不敢請卹又六年始贈禮部

左侍郎予謚文肅而祭與塟竟缺如時論悼歎然謂
尚有待也而國變隨之矣悲夫銘曰
容貌絶人是眞漢相天降具瞻精含辰象孝童稱聖
見龍匪亢德爲國器文推宗匠源逺流長河湖崑崙
應期命世保兹舊門年甫弱冠遂薦賢書閲三十年
韋布蓼荼服政之歲始躋天衢昂首一鳴大魁天下
補衮是期批鱗莫貰景卿隕地麟鳳逬野焉往不黜
直道事人論思視草抗疏横經嚴辭正氣河嶽日星
公於侍從阨于節甫既黜禁林旋夷編户淡灑西州
魂驚北寺公于揆席阨于林杞一言姝孽六句解組
公誠格天星躔失度繼公輔政天下大悦貂璫罷鎭

羽林罷閹漸杜薰腐扃固密勿一日二日正已正物
旋乾轉坤補天浴日嗚呼我公其道如弦麟經進說
鳳噦孤騫焉用彼相公實微言逢彼之怒嗔思墜淵
違俾不逹杌隉由焉嗚呼我公一身已矣死而不朽
生而名世胡彼不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于萬禩

明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吳公墓誌銘

嗚呼吾讀吳江吳氏家乘全孝翁傳及御史公行狀
而知孝德之格天而植人紀於無窮也吳氏自全孝
翁起家子若孫踵美爲大司寇孫曾以降官卿貳籓
臬不易數而皆從鄉會進士出此皆全孝基之也而
御史服其節母之教終身如一日不獨以功名氣節

稱尤以孝行著而節母之守節教子有古烈女風嗟夫爲人婦而不失其身與爲人臣而不失其身等子輿氏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又聞之詩無父母遺罹則女子之守節亦孝也吾故歎吳氏之克以孝世其家且漸涵中外爲可銘矣

御史諱煥字闇生又字亦臨全孝翁其高祖也大司寇立齋公諱洪爲曾祖禮部郎出守嚴州春塘公諱崑爲祖而孝廉怡春公諱楙則公之考也以公貴贈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而母則旌表貞節之范太孺人也公生五歲而怡春公棄世節母年二十四公同產一女上二期節母故怡春公側室公嫡兄某析

令巽居吳氏雖世貴而淸白之貽產甚薄且庶孽析居於湖滸廢墅初出之夕破屋壁立孤燈掛壁間母子三人相抱而哭節母秉堅貞剛毅之性懸怡春公像于室朝夕督厲其子公亦痛母苦節讀書至夜半則泣節母與相對亦泣不能已也遘水災田皆沒而室復傾移乾去濕歲無寧居時爲秀才與同邑周忠毅公宗建趙憲副士許輩遊文行相鏃礪時論擬之八俊而爲族人所誣兩構訟獄年饑家破不能粒食脫粟之飯僅以供母而已萬曆己酉登鄉薦捷報至夜將半節母與公既聞捷俱泣下節母曰兒與母初至此亦夜半相抱而哭猶幸有今日也丙辰成進士

蒞任杭州之海寧令邑故濱海多豪猾通權貴常脅持當事公一以清廉慈惠治之久之大治輸將及時獄訟幾息二年以考最調劇邑移會城之仁和公奉母之官一如治海寧既而節母病不起公將奉喪歸兩邑士民奔走會哭路祭奔送者四百里相接哭聲盈於路初公爲期會徵收本年折色適節母之喪遂停徵百姓喧叩撫軍之門必求吳令畢徵收事撫檄至公辭百姓譁曰豈忍妨公喪禮止求設櫃吾民自投之公由是聽之三日之內一歲之輸盡畢葢數十萬金云服闋補大名之內黃內黃小邑北方民悍年饑多亾命爲盜公憂之於是悉召饑民諭之曰北地

大旱此瘠土無宿儲又無鉅室富家可以勸助吾民其死乎吾今爲廷汝命衆皆泣公曰吾不惜考成以公家所貯本色權宜借汝聽汝麥熟以折色償還庫之期聽汝自至設有不濟則吾願以一官償汝萬命於是萬口歡呼已而哭泣所全活不啻萬計及期百姓償納同日而至一日盡畢考績入都循良爲天下第一朝論有不次之擢而璫禍旋起初公與周忠毅公宗建周忠介公順昌善逆璫又察知公廉正必不爲用因授指其私人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劾忠毅及公俱削奪既緹騎四出聞有至吳江者忠毅與公相謂曰必爲我兩人也及開讀止逮忠毅公忼慨周旋

傾貲以助其槖饘亦自分必不免會聖人出而逆璫
誅即起公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即拜疏謂忠賢伏甲
宫墻張牙閫外震主之威幾危社稷然殷憂啓聖正
天之所以助聖明而開至治故特生此大逆觸之者
君子助之者小人若懸秦鏡以照破天下之膽自此
而流品可清國黨可破國是可定也臣竊見建祠導
逆諸奸其作俑者欺君賣國罪不容死即附和者塗
面呈身無所不至此皆神人共憤天地不容重者當
立肆市朝末減者即遠投荒裔而更有漏網大憝之
崔文昇爲逆璫第一心腹若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
居首功佐命此其罪在劉若愚李永貞李朝欽諸奸

逆之上而奈何以未經發覺尚在帝左右乎文昇死黨布滿宮闈臣不敢愛死首發其奸所應立遠正法者也至劾死擊奸諸臣如楊漣左光斗周宗建周順昌等皆粉骨裂膚拔舌搗齒爲臣死忠捐糜無悔若不亟爲表章則人心必漸滅伏祈皇上旌忠鋤逆並不踰時則綱常幸甚宗社幸甚疏上留中公伏青蒲待命三日事且不測尋內傳拏[illegible][illegible]及同黨宦竪二人各杖一百發孝陵淨軍公感上知復疏言封疆益激切謂事緩則以封疆爲官海事急則以封疆爲陷阱人知王化貞熊廷弼以封疆分戰守而不知在廷先以門户分封疆因以經撫分戰守而國家之成敗

安危一置不問此可爲痛哭者也以災異應詔陳直言謂必求三大要以回天心一在亟奸之宜斷一在進賢之宜先一在擇相之宜慎上俞其奏次第行之尋命巡按陝西時秦中寇禍甚棘而秦撫胡廷宴故閹黨也冗不治事疆事益壞公受命即露章劾去之而總督武之望適病死軍事無所統亂者蠭起公慨然以平賊自任即拜疏請假臣便宜期於滅賊又舉鎮將及叅遊杜應魁高從龍等爲可大用上皆允之公與新撫劉廣生延撫洪承疇商確道劉應遇相爲掎角追勦堵截各盡其宜險塞要害各有屯據賊蹤一動聲響四傳百里立應公受事一歲之内而六奏

捷人謂公籌策之功爲多而所舉將領多有功更有
效死者人皆以公爲知人也公既竣事將回京適敵
薄都城撫督皆勤王秦寇復乘虛四起遂圍韓城公
復留躬率所留兵將及撫督開營發回邊兵奮擊賊
大殲之韓城以全會京師解嚴奏凱復命上深加奬
諭再命公稽察兩畿十三省軍餉駐節京師户部尚
書畢十臣以會計選察悉咨於公而公憂江南財賦
浩繁欲除民運之害疏請以白糧分載漕艘下部覆
行令之吏爲官運猶其遺意也餉差竣例舉効天下
藩司郡守州縣長例有謝薦總計不下十餘萬金公
一無所受初公按秦例有贖鍰四萬餘金公亦竟委

之不顧云公以勞劇故病即堅請以歸又數年以疾
卒臨死語不及私公自幼至壯以至仕宦其奉母如
一日而節母之所以教公者雖在宦邸猶如兒時當
節母病革公盡瘁以事湯藥既不起慟輒絕三年之
內衰絰不除未嘗見齒人尤以公之終身一節稱公
爲大孝云公生于萬曆癸酉歲卒於崇禎庚辰歲年
六十九元配周孺人大冢宰周恭肅公孫女側室姜
氏薛氏子五人長陛恩貢生娶顧氏少保大司馬顧
冲吾公女次允廸貢生娶沈氏汀州知府大時沈公
女次昌文邑廩生娶徐氏先宮詹學士文靖公次女
鄉進士枋之姊次暹浙江嘉興縣廩生娶屠氏翰林

院簡討居公幼成女俱姜氏出次昌全娶陳氏少保
左都御史陳公中湛孫女薛氏出女五俱適望族孫
男十五人卜地於某原某阡以葬銘曰
維公之先聿興全孝誕啓後人如天斯壽福祿攸躋
人文弘造累公累卿是則是效篤生御史孝亦克全
莅官戰陣纖介無愆不失其身臣節凜焉維茲臣節
母訓昭焉孰曰公賢實維母懿茹荼教子氷霜血淚
允無非儀又何遺罹詩禮是聞母子無愧
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華公暨元配談
宜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允誠字汝立贈承德郎户部主事諱恩爲高祖

瑞州守諱舜欽爲曾祖四川叅政諱啓直爲祖而贈
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諱復吉稱二菴先生
者則公父也姓華氏華氏姓子姓系出春秋宋戴公
後有孝子寶顯于晉家常州之無錫遂世爲無錫人
焉二菴先生有三子長允謀仲允誼長舉孝廉仲舉
明經並以學行稱于世而公則第三子也兩兄于公
俱十年以長二菴先生庭訓素嚴而督課公爲尤切
乃公未弱冠而二菴先生卒公哀毀骨立執喪百事
盡禮吊者驚歎而母秦太宜人世所稱賢母也一以
二菴先生之所以督課公者教公而命從兩兄學公
孝友天植至性過人痛父之志仰母之訓而事兩兄

如嚴師入孝出悌篤學力行磨礱涵濡步趨繩東庭
闈之間無踰尺寸一時文行爲世所推識者以大人
先生期之人世之榮不爲公羡也辛酉舉於鄉天啓
壬戌即聯第春官時相國賀文忠公官翰林分校禮
闈爲所得士先是東林唱起絶學天下學士翕然宗
之東林者即高忠憲公及錢啓新先生諸賢講學之
所也公諸生時即受易於錢啓新先生既成進士復
北面從學於高忠憲公忠憲授公以主靜之學公易
學素精澄心潛體動靜語默一本乎易資之既深出
之亦粹格致閎功馴至無間而復證之於忠憲之心
傳即濂溪周子所謂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

極者於是公參學精密力行完堅事親無遺孝事君無遺忠臨財嚴於一介臨敵勇服三軍當雷霆而無懾罹刀鋸而不回無非此矣忠憲還朝公從行謁選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忠憲官左都御史而時逆璫方釀禍忠憲即去官公亦遂歸里崇禎元年逆璫伏誅諸正登庸公進補營繕司員外郎受命督窯廠事額發帑金數十萬故事受事者美什一公洗手奉公銖黍無染而賦給均贍工役奔命於是陶埴精良經費減省其有美代償前官之逋而且儲以爲後費焉凡諸司事係金錢而與内臣交關者諸閹必藉口糾督干請無所不至即素號强項者亦俛仰曲從之公獨

始終一無所徇既而敵薄都城百官城守公分守德勝門敵首衝德勝勢莫能支而公盡瘁守禦料敵應變智略輻輳出奇無窮於是器仗獨完瞭望獨審吏士獨用命時上爲微行以歷觀登埤者傳諭德勝門守備嚴整須賞銀若干兩而逮治懈事者公素清羸若不勝衣而晝瘁四十餘日手口交作晝夜無息而精神益勝其忠誼如此既復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中事職方樞曹之要職也爲天下武弁苞苴之藪及公受事公私饋問一槪禁絶即分所應有亦痛絶之時公有所感槩固請終養不允於是公慨然曰我既不能退而全身以養母則當進而死職官下

此吾心也亦吾親之心也遂拜疏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數千言謂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闘智之捷徑爲可惜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趣辦之能事爲可惜以興邦啓聖之日時爲即聾從昧之舉動爲可惜而刑罰不中斧鉞無威可憂也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可憂也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奸燄薰灼正氣消靡可憂也而疏中直糾烏程相温體仁及冢宰閔洪學閣部朋比阿黨市權奉嚴旨切責責令回話故事詰責爾爾嘗逮問重則詔獄輕則司寇無或免者舉朝爲之震慄而公再疏三疏言之愈切爭之愈力至欲追理洪學所冒之軍功追奪洪學所

刎之恩蔭而詆訶體仁紾辭塗顏廉隅掃地通衢路布遍體瘏瘓讀者無不吐舌而不知公之忠誠已黙荷主知矣公僅奪俸半年而疏中所陳徐見施行幾無一不如公之請者旋罷閔洪學體仁亦去位閣部爲之肅清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先是公爲營繕而却帑金之羨數萬金爲職方而概絕武臣之問遺南臺韓涇垣疏舉天下清官四人最列公名一時清名滿天下及是疏出而公之直聲復震天下焉於是天下無論知與不知咸想望公丰采咸謂若公者所謂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若公得位行道庶幾天下不難平治乎而公復以終養得請歸矣時崇禎十四年

也公年已五十而身就子舍怡怡色養伯兄既捐館
帷與仲兄朝夕佐右極養堂之歡至太宜人八十之
年而病危復安氣絶復蘇爲人世所未有爲史册所
罕見焉既居太宜人喪而喪過乎禮幾至滅性嗟乎
五十而慕僅于公見之矣甲申三月之變烈皇死社
稷公痛憤不欲生南都既建起公爲吏部文選員外
郎懇辭不允既復轉驗封司公既就職清節愈峻初
荆溪相周延儒之再召也投刺邀公一見謂當以殊
擢報公固不往并不報刺至是而權相刺謁亦竟不
報旋即請告歸在署止十有三日耳嗚呼始公之出
志在興復及見事無可爲故即歸迨歸而南都亦隨

陷矣公時死志已决而欲得死所巍然全髪屏居墓田迨戊子春國變三年而公爲故國之完人時復避地鄉僻依至戚鄒氏會鄒氏有家難被縛疾呼公公曰此必爲我也今正我畢命時矣遂肅衣冠而出姪尚濂即鄒氏壻亦以全髮被執至吳郡見廵撫周伯達伯達婉轉勸公以薙髮公絶不爲應及至金陵詣訊所公箕踞坐尚濂亦坐既而蹶然起公問曰何爲濂曰濂死志已决但恨極欲言無可語耳公曰男兒至此惟清爾心括爾口濂曰諾既而問者咸集或勸公如伯達公背立面南舉手指天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我髮不可去身不可降濂亦誓不薙髮訊者雜

語移時公閉目坐地遂罹慘毒公了不爲動臨難神色如平時時戊子四月十四日也初公旣事高忠憲公得忠憲心傳心悅誠服身體而力行之而忠憲亦知公至謂公爲生知安行逆璫之禍忠憲拜表自沈獨貽書於公以後死絶學之系屬焉及公從容徇義實與忠憲無異而相國賀文忠公旣得公於闈中亦以國士遇公而文忠亦不屈於賊身死國難者也噫亦異矣公元配談宜人柔淑約素與公同德一心閨閫之際儼如賓師公盛德不勝書而其腆蒸嘗餼滫瀡絶甘分少讓產捐資行之無少阻亦得談宜人之助爲多公遭難宜人將身殉之旣不得死矢心竺乾

之教蔬食布衣十九季如一日臨命正衽西向危坐
而逝尚濂婦鄒氏年十九聞變遂自經亦以救解宜
人哀而敬之撫之終身焉公生於萬曆戊子年六十
一徇難於戊子歲宜人生於萬曆丁亥年八十終於
丙午歲又五年辛亥秋與公合葬於龍山擔鉤塢之
新阡禮也四子三皆爲邑諸生長東恒娶鄭氏次東
恪娶吳氏次東慊娶秦氏次東惺殤女四人皆適士
族孫男十人潛上沁上汲上澈上東恒出澄上涵上
淵上潤上東恪出東慊撫姪灝上爲子而復舉濬上
焉孫女三曾孫男女各四公有妾二人吳氏濮氏俱
善事談宜人俱悉心於談宜人寔後先談宜人以死

而公之僕薛成者公被執即長慟不食先一日死僕朱孝公凶問至號泣立死噫是豈偶然哉是豈偶然哉故生公之時而有神像卓立之徵及公死之日而有烈風雷雨之變也嗚呼公即當世所稱爲華鳳超先生者也晚更自號豫如銘曰

公事忠憲志起絕學克紹心傳爲時先覺敦倫盡性不愧不怍公精於學觸境皆宜譬如歲功寒暑隨時如水在地惟所用之爲川則流爲澤則瀦所以公身無施不可夷險晦明進退去取動皆豫如況於生死可死而死神形以完髮膚全歸忠憲心傳我先文靖亦完膚髮首狗大義綱常昭揭公寔一揆同光日月

我今銘公雨淚飲血惟此血淚千秋不滅

奉政大夫分廵登萊道按察司僉事沈公墓誌銘

公諱壽嶽字巨山姓沈氏其先吳與人也後徙郎川諸塘復遷於宣城之洪林遂爲宣城人曾祖寵官御史祖懋敬官蒲州丞叔祖懋學以廷對大魁天下官翰林修撰諡文節父有容官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公榮祿之第四子也生而不凡志意矯矯爲博士弟子文行竝茂華問彌彰爭持風裁踔厲激發一時鉅公偉人無不絀其官稱行輩折節與交崇禎庚午得薦南京兆舉孝廉而座主則江右姜公曰廣也公既

舉於鄉益得行其志鄉俗之利病風教之綱維隱然
仔肩不少讓遇事議論棘棘不阿遂以公事與其縣
之尹陳君忤陳君幾中之三上春官不第就師儒之
職於海州興起學宮約束生徒刷垢登良最舉其職
三年而海州士風大振時楚爲劇賊所蹦殘毀破壞
故縣尹陳君者已入諫垣爲天子貴近臣遂以前憾
舉公爲楚之羅田令羅田楚之尤殘者也雉堞不完
民無百家公極意拊循勞徠𨷖逋息征民以漸蘇歸
者接道而公復以與驕弁捍卒爭法紀不能俯首低
顔遂幾以身狥投劾家居而遘烈皇帝之變憤痛廹
裂幾不能生弘光帝立公座主姜公曰廣爲相國相

國海内正人之所宗主而時逆黨阮大鋮滚比權奸
以得氣勢勢益張甚計必逐祖國而大與黨禍公以
一罷廢縣令家居事外而獨奮入與大鋮面爭之大
鋮言舊怨公言抵之益力中其要害大鋮搖首不忍
聽大鋮時方殺正人不附已者而公攖其鋒又幾以
身殉東省王公潔請開府山東再疏舉公才擢分巡
登萊道海防僉事而南都陷矣時在所稱亂公上痛
君國俯憂桑梓隨事弭患盡瘁多方而異類猜釁蹙
蹂無已巳亥之歲海師儵入所謂郡守者棄城潛遁
而宣之紳士迎師頗異及師退守還守將周内紳士
自掩其逃而公亦爲所染公慷慨自引始終一辭鍛

鍊楚毒絶無支蔓宣得以全而公竟以身徇焉嗚呼
公時年六十七矣當公之爲羅田也故縣尹陳君之
爲給諫者督餉楚中以舊憾督羅餉吏棘身自按羅
面責公公與爭曰以殘羅之民呻吟瘡痍氣息未屬
何力以輸官稅爲之令者亦何處行其催科敲朴乎
此征之亦逋不征亦逋征而逋令罪而民斃不征而
逋令罪而民完均之罪也而獨以完吾民令之所願
也陳君爲之動容卒拜疏蠲羅賦而海師之入宣也
主者有事文廟一時博士諸生儒冠法服具威儀不
期而會者數百人薦紳執事亦最稱臧主者歎息謂
所未有而公弟壽民與子麟生獨皆不往卒之大獄

起勢岌岌故太史楊公昌祚孝廉湯君斯祜先被收知者勸公遠去可以免公曰今日之事若潰大水非有人身爲堤防以捍之則禍不可言矣諸公非無其心力不能也吾雖懦願以身當之死國吾心也况死國而全桑梓乎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彪以生解之而吾以死解之可也遂坐以待收至死無異辭受難赴市行甚速死之時直立不動有白氣衝起時辛丑之十一月也嗚呼甲申乙酉兩京繼陷至於辛丑亦已十八年矣國亾十八年而公卒以國事死悲夫於以見公十八年而其心無一日不死國也爲可尚矣所謂殺身成仁者非耶公曾祖御史公以直言

忤分宜相嚴嵩未五十而致仕叔祖文節公以爭江陵相張居正不當奪情罷官而父榮禄公以文臣子孫任閫外之寄亦以身許國者也公所謂胚胎前光目擩耳染不學而能者乎又何當仁不讓而視死如歸也先是公第五弟壽崇嗣榮禄公爲江陵留守癸未元旦賊破城留守罵賊不屈死而幼弟壽堯南都陷以布衣從鄉老起義兵不克而死吁有以也公原配宜人劉氏繼配宜人某氏皆有婦道俱先公卒四子麟生㲋更生嘉麟生劉宜人出麟生善繼公之志自逃於浮屠未嘗一日服甘裝服而公從弟壽民則國破二十餘年猶能爲故國完人云故江左稱家世

忠節者常首推宣城沈氏銘曰
沈氏之先胄系神明汝南平輿厥有沈亭搴珪推組
竹邑海昏讓侯來還爰著吳興始終江左赫奕崢嶸
文約儒俊吏瑀隱麟逮於公祖寔定分於宣懷娠夢日
公寔誕焉文儒吏隱公寔兼焉更益一死節逾勁焉
維滂有言埋首陽山不愧夷齊豈愧皇天

居易堂集卷之十三終

誌銘

處士次其時先生暨元配徐孺人合葬墓誌銘

昔六國時齊有賢人時子者以著書顯於世而其後有時農追唐之季溥扳興彭城以滅賊功第一官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尉中書令爵封鉅鹿郡王開藩於徐至宋而彥復以進士起家顯紹聖崇寧中官吏部尚書而家汴焉餘或在滕陽或居沂密之間無顯者而於吳不知其何別也吾聞明德之後其世必昌而蓄之愈久則發之愈大吾于時氏上下幾千年僅僅一再徵之而今益信之于次其先生矣次其

先生者名瑶字子奇亦稱次其故一時稱爲次其先生云先生故吳人其先居婁江之直塘遷於郡者三世矣祖處士君名某字質齋父文學君名際字行所力學爲名儒文行爲一時所宗授業傳經門多顯仕君雖老於諸生而師嚴道尊天爵自貴年八十餘視聽精明吳人推爲耆德長者生三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有成人之度不妄言笑弱冠以文章鳴一時爲諸生即食餼縣官而内行修謹尤善承親歡當文學君壽八十先生年亦四十餘矣而愉愉惵惵承順佐佑色如嬰兒以故得文學君之愛重在兩兄上伯兄早世仲兄衍性濶略不問世事先生爲之綜理中外

維匡調娛細大盡善而兄大適兄暮年而舉一女兩男迨歿而三孤皆穉教養成就一同巳子而顧復之勤終身不倦焉即其病也亦以哭弟某之喪遂至不起葢先生孝友大節自其天性而又得賢配徐孺人以爲之助故家日益殖而德業日益聞徐孺人者余同曾祖姊也嫺靜婉瘱與先生同德尤孝事尊章閨闥之間相莊相敬白首伉儷四十餘年無一違言甲辰冬十月先生以疾卒孺人一慟幾殞既而時時哭泣遂以病病一年亦卒時乙巳十一月也先生饒心計知去取徐孺人又以勤儉佐之故析產五十畝止以縣官廩餼師席修脯積纍滋息不十數年而殖產

十數倍焉所居有曲池古樹修竹名花棋茗圖書簾閣彴广一二名師碩友觴詠過從入其室脩然絶塵不特不知爲城市也生平不爲崖岸嶄截之行恬愉溫靜無嚴毅之包言不出口而中有介然者則豪釐不𣹰尤不爲非義居國變時羣湖涔間而以義稱者十百數而皆利鹵掠先生弗善也既先生避亂莊居亦爲所刼先生與其豪論義字甚晰委曲折之豪語塞大慚怒脇讋益甚而先生不爲動先生治家頗纖悉至是幾破其家而未嘗槩於中也先生既弱冠食餼縣官計歲積資當以明經授選會國破遂止不就家事悉以委諸子而買山一雲搆一室居焉一身之

外惟一童豎及琴書一二而已形影蕭然閉閤暝坐甞竟日無聲閒亦攜杖巖磵之側獨遊移時不語不笑見者不能測也先生卒時年六十四徐孺人卒年六十五一子亮未國變時爲諸生醇謹能世其家娶殷氏亦士族二女皆嫁爲士人妻孫男五孫女二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先人之兆亮以余有渭陽之戚也而來請銘焉銘曰

遙遙厥緒維時之系爍彼晨星光煜於槪又如潛流一發而滭爰有先生聲施克繼上光前烈下裕後昆德明瘞暗身逝聲存茫茫終古銘以永貞

朱處士繼配周碩人墓誌銘

碩人姓周氏隱君周虛菴名其之女爲處士朱希祖之妻而朱嘉明之母也碩人外家爲學憲沈公玉成而希祖祖諱節繇進士起家官肇慶太守碩人中外著望簪紱之遺積習詩禮幼有至性知大義爲父母所鍾愛慎于所歸年二十始嫓于希祖年三十七而希祖卒稱未亾人年八十一而以壽考終葢碩人之爲婦者十八年而爲母者四十有四年焉當其爲婦也以中落之家理已廢之業始則支徭賦之煩中則弭訟閱之阨繼則遭死喪之憂而及其爲母也始則長養于伶仃乳哺中則憂勞于婚嫁學殖終則保護於喪亂流離嗟乎碩人自歸朱氏俯仰六十二年相

夫而克成其夫教子而克就其子拓恒產復祖業皆于煢煢未亾之人而事克有終卒受成福噫亦難矣希祖元配沈氏有一子嘉遲碩人撫之過已出終身無間言而碩人父母兄嫂卒俱爲之辦喪葬復撫兄之孤嫁兄之女無非碩人一身之所營而恩禮克盡焉此又丈夫之所難也乙酉之歲吳城被兵碩人家城南日憂不免期畢節園池比屋戮辱者纍纍矣而碩人家獨無恙先是有鄰人王某者與碩人家比屋謀避兵以千錢賃碩人家廡下人多怪之竟免于難及嘉明奉碩人入山王遂力請卜居其廬曰當兵阨時吾曾禱於神求示避兵所宜夢神告以朱母家兵

火不入可避幸而不誣某家之得全寔母有以庇之
也嗟乎碩人之德通於神明矣碩人出二子嘉明娶
亦周氏嘉時早卒一女適琴川嚴氏孫一垄娶顧氏
孫女二皆適士族曾孫五曾孫女一嘉明以碩人卒
之歲庚戌冬啓處士之兆合葬於貞山銘曰
周本姬姓以國氏汝潁之間系家著越秦及漢典午
世江左膏腴冠吳會世德綿邈閱千禩慶餘邦媛嬪
嶶懿二十言歸遂朱媲朱亦曺胄高陽裔沛國丹陽
枝葉大鄒魯流風文行備鍾祥垂裕賢孫子承承繼
繼有處士處士嘉耦碩人最爲婦爲母振遺緒碩人
之德永無墜篆此銘詩昭後嗣

王節婦黄碩人墓誌銘

王節婦者王歛卿名用福之妻而王明儒之母也姓黄氏父名守道兩姓之先皆以國初佐命功世食祿蘇州衛爲將軍校尉而節婦父獨好讀書爲諸生節婦生而有異稟五六歲侍其父讀書輙能記誦既長而益涉覽經史博知故事性至孝繞膝承顔曲有恩意父酷愛重之遭父母喪水漿不入口晝夜哭不絕聲蔬食三年疾病不食肉既歸歛卿爲婦則以孝其父母者孝尊章焉與歛卿恩義尤篤而歛卿病有子四歲矣病革顧四歲兒謂節婦曰吾知妻賢能無毀其志苐貧甚如此四歲兒何因睨節婦節婦涕泣固

慰之遂以瞑于是節婦一慟輒絶絶良久乃蘇家既貧甚又經死喪身外無一存於是家人必爲奪志之議節婦聞之不勝痛哭仆地遂以死自誓而議未止中外切切然節婦覺之哭曰吾夫死時吾與有言矣而今完吾節不能完吾兒奈何抱兒欲俱投池中死將入水而其兄至即投兒地上以屬兄而奮身赴池中兄以死援之而呼告其舅且以其義烈狀遍告其家人而異議始息時節婦年二十八歲也節婦以盛年矢節撫四歲之孤一貧無餘而家人無明於義者絶不能相恤又或凌虐之以故困益甚而節婦非手自營者亦不食也嘗絶粒三日餓幾斃於家園採生

桃而食未下咽而詬誶復至節婦僅以所摘者食其兒而已每冬以尺絮覆背遂中寒疾竟以寒疾終焉爲可悲也葢節婦爲所極難日瀕死以全其節以保其孤始終十一年而十一年中以寒疾而病者復七八年焉噫何爲而然耶節婦平生既尚節烈而尤敦學問動以古聖賢自律亦以勗其兒故每臨大節不難捐身以殉之而至於噂㗍横逆之來則怡然也以故能忍而有成卒以成四歲之孤今者砣砣自持一分不移從明師求賢友讀書學道有稱士林伊誰爲之吁四歲孤者王明儒也嗚呼妻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也嗚呼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今食士之報亦可概

見矣即平時高語氣節謂不難陟西山蹈東海而一當阨困則不能無動焉而以視節婦何如哉嗚呼聞節婦之風亦可以少愧矣而節婦一婦人何以然銘曰

趣一義而不貪其生將歷千年而猶生氣善養而無餒于死故身長逝而不死嗚呼聞其風泚顏舉世將毋同

處士獻其胡君墓誌銘

君諱琛字獻其姓胡氏系出安定其先自宋紹聖中始家於無錫至君而二十二傳班班見譜牒曾祖諱潛官奉化令祖諱允欽贈户部主事父諱之竑以進

士起家累官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母吳安人
而君則其長子也君性恬靜謹約能勞苦終年矻矻
無子弟之過且篤志古處不汲汲於勢利憲副甚器
之憲副歷中外安人常家居君入則督理家政出則
問省治所憲副之所以得盡心於官而無内顧之憂
安人之所以獨任伏臘蒸嘗嫁女娶婦而巨細悉理
勞而不瘁者君之力也君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勤
厲學業屢赴京兆試期一得當至乙酉國變年三十
一即棄去經生籍當是時憲副吳安人俱在堂君服
勞子舍謹謹致孝養志爲樂絶不問人世事閱十二
三年憲副及吳安人俱謝世君居喪盡禮宗黨稱之

愼終大事殫心刻骨靡所不盡襄葬既畢而息影杜門嘿嘿自守又十五六年遂以卒卒時年六十矣嗚呼士生於時其才非不及今人而能割絕榮進之路於壯盛之年迄於老死家非後門寒素而痛自刻削節衣損食以終其身此其人非中有介然不可回者耶初憲副公官戶部榷關九江政成而關稅羨三千金矣不入私橐而又雅不欲奏額外之稅未得所處試以問君君應聲曰何不為九江窮民代償租逋乎憲副大喜稱善又安定先生文昭公瑗於錫無專祠君建議捐資以率其族而建祠於龍山之陽嗟乎而後知君之節衣損食非徒纖嗇已也君生平不為介

介之色至其臨死諄諄遺言必乞余一言以爲銘餘無所言者噫可以觀之矣君凡再娶俱先君以卒元配孫氏河東運副衡公公之女大宗伯栢潭公之孫積習詩禮克盡婦道尊章以下交稱其賢及卒而華吏部鳳超先生許爲之銘先生既殉節而吾友馬國博大林寔銘其墓國博亦高節著當世不輕推與者則其賢可知矣繼配華氏宜春令元初公之女字少君亦嬿前德婉孌有聞人稱君再得賢婦云君生於萬曆乙卯年六十而卒即於是歲甲寅五月與二孺人合葬於梅里鄉張公橋之新阡君之命也五子宸鉉宸鑑宸鑾宸鎮宸鏡俱娶聘於大族六女俱嫁字

於世冑鉉與鑑孫氏出華氏則生二女焉孫男五安澤安瀾安淑安濂安洛孫女四幼未字君自幼至壯克奉親之歡晚年而篤於教養子孫成立中外嶄嶄所謂少爲賢子弟老爲賢父兄者非耶可銘也矣銘曰

有嬀之後再別於陳常儒非墨華冑彌振文恭文昭歷漢及宋世緒熾昌今古稱頌況於三吳寔被教澤所以子孫繩繩蟄蟄爰有胡君允稱令人子子斯世雅志沉淪六十全歸歸于此土壽後徧賢無疆福祜

吳文學徐碩人合葬墓誌銘

吾甥權撰其父若母之狀拜且哭曰吾父不幸悒鬱

以死吾母又以痼疾先六年見背幸先生以吾母同氣之戚哀而誌其墓余亦泣因語榷曰昔而父手而祖御史公行狀以乞余銘吾文未出而又來告而母之喪亦乞余誌其懿行未幾年而又讀而父之狀也而父雖襲累世貴微而少倜儻負奇氣議論激發常若有所不平於中者篤學奮志能文章讀書常雞鳴未寢時尚文社友朋聲氣而父常汲汲其間自謂富貴可立致稠人廣坐軒輊流輩酒酣以往或遂笑罵其坐客用不諧於時噂喈日聞世變後益鬱鬱不得意晚遘獄訟家破而長子又死吾嘗見其獨坐自語伊鬱久之曰吾不能光益先人之業今乃并清白之

貽而棄之何至此又忼慨曰丈夫當自奮何所不可
致而乃區區概吾懷乃自笑噫爲可哀矣而毋俯仰
勤瘁淹纏疾阨中猶記丙午歲春過我山居自余二
十七歲而毋別去是年余四十五歲暌隔十九年乍
見幾不識面相對閔默已而相泣留余山居幾三月
而毋謂我曰自我爲吴家婦始終疾病不能相夫子
以有成且吾不能如古賢婦使夫子毋嬰世事今以
齟齬破其家無可言者吾弟知我心耳言已而泣遂
別去又一年竟死君姓吴氏名昌文字修之吴江邑
諸生御史公煥之叔子也家庭孝友時人不能以愍
口掩元配徐碩人先宫詹學士文靖公之次女吾姊

也孝慈備美中外稱之盛年遘病未衰而殞中更坎坷爲人世所鮮有余衰年多感傷展權撰狀追憶生平泣不能已而亦未能竟敘矣家世詳御史公誌中君年五十有七碩人年四十有八先君六年卒七子長轍次權俱能文俱邑諸生轍早死權今以文章擅一時庶幾其後起者耶次援次昶次果幹次揆嫡出次法紹果幹法紹俱爲僧女三人俱適士族銘曰

士求不愧怍而阨於謠詠女子以德勝而卒困於病天乎人乎馳於康莊何躓之多庶幾後賢再啓其家

吳子墓誌銘

嗚呼自吳子歿而天下絕援溺之望余不佞無生人

之樂矣吳子天下才也天既篤生吳子而卒使之困阨拂亂東西南北奔走以死事欲集而復壞之時欲就而復沮之卒使之無所成立以死又何酷乎吾故聞吳子之死爲之呼天以哭哭而不能已也將造物者之好惡與人殊耶抑人之所謂忠與孝者固造物者之所不欲成就耶何吳子之萬死一生困阨拂亂而卒之無所成立而死也嗚呼吾知之矣天固有成其事者有成其人者成其事則如豐沛之屠販南陽之故舊附風雲而攀日月圖像耀於丹青功名垂於竹帛者是也若成其人必困其身而後彰阨其遇而後顯必使之無所成而成無所立而立則吾不知其

所以齟齬而戹轢之者若何等也故每極人世之艱難盡事會之險阻爲死爲生亦絀亦伸若將成而卒廢若將立而卒隳使千古而下志士仁人讀其事聞其風猶爲之仰首呼天椎心飲泣而不能已已而其心之所欲爲亦足以白於千萬世與日月爭光也嗚呼人生必如是以死必如是死而後其心之得白於天下後世亦可悲矣夫成其事者富貴翕赫成其人者艱貞困阨故困不極則名不彰阨不奇則心不顯故成其事者嘗數年而功成若成其人非畢世不足以張之是天心之所重若視開國承家定策佐命爲尤難焉嗚呼人必如是以死必如是死而僅以白吾

心固爲不幸而吾之心亦遂洞然明白於千萬世與日月爭光則天之彌厚之又何如乎吾故於吳子之歿既痛之而又歎其未始非幸也昔忠臣烈士有嬰孤城經百戰茹草飲血彌年死守曾無蚍蜉之援及城陷身死而援兵集劉越石崎嶇喪亂戮力王室忠感異類而有末波之阨祖士雅志清中原翦除荆棘將收河雒而有妖星之變此物此志也卒之吳子之生也雖瀕死竄越而窮荒遐澨苟懷忠義之心者靡不奉之以爲宗盟及其死也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而中原義士爲之起墳墓祭伏臘每臨其墓無不哭失聲者嗚呼吳子何以得此於人哉嗚呼吳子亦

可以死矣惟是余不佞八歳而識吴子與吴子爲肺附戚稱兄弟俯仰五十年中同患難幾於駢首幸俱無恙始終交好五十年如一日傷其心悲其遇而痛其志之不遂而卒以死也吾又何以爲心乎吴子美姿貌善接納顧瞻謦吐令人自廢少能急人之困立捐千金無少惜結引豪俊奔走急難若徇嗜慾以故天下翕然宗之趨之若鶩而每當險阨出奇應變無窮者酉戌之際江南初下勢岌岌涿州之子馮源淮提督浙西駐鎮嘉興吴子與之遊相善馮某之戚董生者即爲提督部將常詷察民間亦與吴子交吴子以意厚之嘗與抵掌言時事董生感激若以人不我知

者余同年生徐闇公負天下重望初毀家舉義兵敗遂浮海去望益重天下爭慕之至是復浮海而來欲於內地有所建立闇公故全髮魏然漢官威儀也既至無所容吴子密迎之館於家中吴子家顧在城市久之聲籍籍馮某乃遣董生來物色董生至吴子與相見未及有言吴子握其手曰吾有一言惟子可語欲成子忼慨之志董色動吴子曰徐闇公先生在此若欲一見否董驚怛絶倒且驚且喜曰徐先生果在此而吴子肯令我見之乎吴子即笑引之以見闇公董生一見叩首泣下曰闇公名二十年今日始得見然非吴子則吾豈得見公願效死三人即共爲盟誓

相得甚懽乃以訛言復馮其而於提督麾下撥戈船
出汎即衞闖公全髮以出復浮海而去初吴子遘吏
部公之難貲籍於官凡四萬金猶在嘉興之郡庫會
世變吴子屬故舊之當事者爲之所四萬金將還歸
吴子吴子思有所建立適故鎮臣陳洪範同下江南
方用事與吴子有舊窺知吴子意即矢天自言其不
得已因以奇策語吴子吴子即以四萬金與之洪範
故唯唯適薙髮令下吴子遂舍之而去嗚呼吴子痛
吏部公之難思有以大雪之凡其所爲于三十年之
久出萬死不顧一生欲有所成立於天下而卒奔走
以死也吴子諱祖錫字佩遠自號稽田原任吏部文

選郎諱昌時公之子而爲伯父貴州按察司按察使諱昌期公後原籍吳江吳江吳氏爲海內甲族自按察公始居嘉興吳子爲嘉興邑學生娶徐氏先宮詹學士文靖公長女而余不佞之姊也吳子年六十二而卒吾姊年三十而卒十年前余已誌其墓五子三女準渼澓濟二女吾姊出灝一女側室　氏出銘曰

功成而天下後世見其心昭昭如日星事未立而能使天下後世信其心凜凜乎廻天塡海之精誠嗚呼吾見其三十載之心有以大乎於四海而知千古之無以晦其明於以見忠孝之不泯

吳子元配徐碩人墓誌銘

吳子祖錫元配徐碩人先宮詹翰林學士文靖公長
女而不肖枋之長姊也枋兄弟姊妹六人皆先夫人
出崇禎壬申不幸而先夫人棄諸兒姊年十四撫率
弟妹恩義井井確有母道焉先公愛而尤重之年十
六歸吳子吳子故尚書吏部文選郎諱昌時公長子
而爲伯父貴州按察司使諱昌期公後兩房富貴赫
奕家事填委待吾姊主内政吾姊一身承順兩翁間
寂若無事云既而遘貴州公之喪相吳子執喪盡禮
既而遘吏部公之難吳子孑身北奔時禍不測家人
一夕數驚兩房中外數千指吾姊一人主之卒以帖
然家難未平復遘國變吳子再破其家思有所建立

吾姊怡然盡弛裝服佐之於是世難交作網羅棘棘吳子義不顧家吾姊率家累變姓氏流離轉匿始終禍患者七年而一病遂以不起嗚呼亦可痛矣吾姊歿年三十吳子遂終身不再娶吳子者即海內所稱吳佩遠者也吾姊二女四男準濩復濟吾姊之避難也復濟猶在襁褓俱分散卒不復顧顧身撫其幼姑攜持不離左右幼姑卒以得成立噫是豈人之所能也枋不幸遭家坎壈姊嘗面誠枋諄諄反復言已泣下枋心常痛之吾姊歿及今二十二年始克銘其墓銘曰

孟妃弛裝佐赤幟卒英昌言昭大義義姑棄兒不返

視嗚呼吾姊備厥懿生年三十壽萬禩

塔銘

報國大律師茂林祗和尚暨戒幢昜律師同律

師三代塔銘

般若東漸聖賢應化每於一燈之微而大發其光欻

一緒之系而大展其經綸所謂獅子獨行原無伴侶

其袪末俗之沉昏而啓羣生之正信豈細故也哉故

其始承前緒而既克熾昌以擲象神力巋然獨鎮風

雨不動安如泰山使諸方仰望隱若一敵國而風規

道範翼子詒孫炤耀寰區垂五十載有如報國大律

師茂林和尚及法子戒幢律師昜公法孫律師同公

寔未易遘也茂林和尚諱性祇別號力果茂林其字也湖郡之長興人父沈君母丘氏夢異僧請託宿遂生師師貌端嚴初能言隨誦佛號絶不茹葷數請出家父母弗許及父母辭世師年十七遂出家於邑之彌陀菴師精心課誦勤瘁十年遂奮志一出遍叅諸方首叩雲棲時雲棲法席如海而一見器師入室密示復偕至弁山圓證寺俾力修淨業隨至天台見聞谷大師聞識師於稠人之中繼受具足戒於靈谷古心大和尚及古和尚說戒玄墓命師爲闍黎古和尚於人天衆前躬率大衆命衆羅拜於師座下而後出衣付師其奉重如此時師年三十有八既受衣復詣

江右雲居山閱藏三年學克道尊而陸沉衆中又復十年而聲光不可復掩矣於是吾吳之報國禪寺請師住持時師年四十八爲前丁巳歲也一坐道場遂二十年而躬行實踐密證潛修不間晦明不踰分寸一銖一縷一勺一粒必與衆同而談經說法標領玄微皆第一義於是人天歡喜遠邇傾心入其門者見金科玉條重規疊矩不約而束不厲而嚴咸謂此即如來再臨優波離稱持戒第一亦無以踰此矣報國歷年頹廢擲爲衰草而師既至則締構莊嚴若天成地湧而師尤同維摩示疾之心湣閔衆生之病尤注意於醫藥湯飲又誨人不倦諄複懇勤聞者流涕則

師之生成人也爲何如哉師尊重師傳雖道法如是而猶恐失墜孜孜以後賢繼述爲亟而戒初昜公至矣昜公年已壯室心悦誠服於師故決志棄家遂入報國師一見知爲法器即與薙染師主法嚴苦學者多憚之而獨昜公以得眞師爲幸師既傾心善導佛法世諦條分縷析而公亦以師之心爲心先意默體水乳融洽不特步步趨趨也自具六合宿清三業既隱然有荷擔大法之弘願而復遍歷講席廣叩禪宗始叅金粟博山復久叅三峰老人於鄧尉而慨然仍歸報國師點首曰子之復來眞古人也克振前人之緒非子其誰丙子歲春三月之望師預知西歸將居

即以僧伽黎及應器呼昜公付囑曰吾受法先師䝉越是懼今既得子可無負先仁矣遂以授之先是水部徐公欲捨家園爲淨界以供養師未能如其請及師示寂即奉以爲師塔院而請公主席於是檀施填委殿閣湧現不數年儼然爲吳中巨刹名之曰戒幢禪院緇衲奔湊一同于報國而昜公法嗣同公亦于師主報國時禮昜公出家者也師一見亦即心許之合掌曰智過于師始堪承受此子其庶幾焉即命贊佐其師綱維内外其操行之清苦戒律之精嚴眞無忝乃祖乃父而昜公時時勘驗其微密處無少滲漏遂以祖衣付之是爲戒幢之第二代也自師初住報

國以及曷公復住戒幢曷公順寂而同公繼之自前丁巳至今癸卯俯仰四十八年滄桑變更亦云多矣即法門異同自相胡越亦未易一二數而獨報國一宗萬人如出一口五十年如同一日自祖而父而孫如同一身噫是豈易言哉是豈易言哉初師將及春而付曷公預于冬間歸脫白之彌陀菴爲講法華爲新佛宇反爲得度師祝髮說戒以酬其初度之恩師之篤於恩故如此故曷公滚入三峰之奥宗旨温研有得而還歸報國如長水璿既悟禪宗仍弘本教一時翕然稱曷公不愧古德葢師之篤行有以啓之也師復往徑山掃塔而别聞大師於瓶甸臨行曰君在

青山住我向白雲歸若來蘇再當一見及示寂既將封龕而萬衆擁泣遂至過期第三日而聞大師果至覿面掩龕云師世壽六十八臘五十一昜公諱海昜字戒初別號侶雲姓張氏海虞名族壽五十六臘二十七同公諱寂同字不二壽六十二臘三十五吳之姚氏子也蓋師付法者十幾人得度者數百人而受戒聽法者無算而昜公同公之法嗣俱四人雖度亦皆五十餘人而受戒聽法之多幾埒于師噫亦盛矣哉三塔鼎峙于戒幢而來乞銘者則法裔雲章雯也

銘曰

緬維前業律義榛蕪靈谷崛起顛墜是扶身爲一砥

手挽頹波心地根本光瑩琢磨屹然中興天下楷模
巍巍一宗孑身荷之嗣法主化枝二扶疎一枝蔭吳
古佛再現爲乘願輪秉律持梵繩墨規矩森森燦燦
毘尼大法道以人弘叶天生大士幻跡吳興追溯其
先平輿沈亭鍾祥餘慶乃誕異人以拯羣溺以燭重
昏出塵奮翼翼垂天雲出入應禪廻翔宗教閱修多
羅扶探微妙又三十年心光遍炤心印古心梵網重
耀一律無餘佛口親詔弘開報國斯稱亢宗嶽歅不
墜金玉其躬克明師匠靈谷宗風我荷斯道聿求人
龍我得眞子以續慧命青陽苗裔出於弓正既現法
身佛光彪炳南詢百城歷叅廣印一扣禪宗再探玄

論仍主毘尼總持法柄我有聞孫出自有嬀稚稱應
眞少戀庭闈甫及離塵佛日增輝堅秉木人般若範
圍去來翛然三世同歸昔有奈園今爲寶所聿窣堵
波彪從律虎鼎峙成八舍利斯妥寶綱香幢孫謀祖
武浩刧不磨天龍呵護一碣常垂竺墳圖譜我有銘
章如虹之吐瞻之仰之於焉終古

穹窿擴南宏大師塔銘

竺乾之法滅妄爲宗而像教衰遲風流日替方袍圓
頂之徒役志於名聞利養無其寔而希有其名不修
其業而思踞其位者比比矣其有旣遵覺塗洪探法
海嶽猷不愧師賢一時推爲龍象而退然隱處剷跡

銷光而其聲仍不可掩身愈退而道愈高足以爲末法鍼砭者當世有一人焉則曰穹窿擴南宏大師也師揚之通州人族姓吳氏父守之母顧法字月華素好善旣懷娠夢一僧厖眉皓然入其寢室叱之弗去次日遂誕師師生而嶷重瑞偉甫六歲卽有出塵之思志慕禪悅其所嬉戲皆佛事也父母異之不欲拂其志九歲遂出家于州之西寺爲月洲師弟子寺故以法事應世俗之請吹螺唱唄日紛如也師年雖穉而厠跡其間鬱鬱不得志師慨然曰吾聞如來大法將以明心性出生死顧爾作劇耶吾其行矣時三峰老人主蘇州虞山之三峰法席聲聞遐播師遂決計

渡海徑入三峰時年僅十九耳老人一見師器之遂令侍巾瓶依左右師服勤執事惟謹凡朝夕之所諮叩出入之所見聞廷肌薰心如奉龜鑑如是三年遂有省老人益偉之因與授具足戒爲大僧以師之泛海而南乃字之曰擴南名曰能宏葢懸記其擴宏吾道於南也而師年廿三矣時少室一燈浸微綿綿延延其系如綫老人奮於百世之下誓起濟上之宗而昌大之故凡陶鑄學者不特親證之一室亦必令徧衆海內善知識以廣覺源曰佛法大矣彼此一也但得眞子足起吾宗於是師復徧衆博山雲門金粟諸大老咸得法乳而復歸三峰焉及老人開法安隱立

爲綱維之職繼主北寺淨慈真如之席師無不贊從者既入萬峰主聖恩師復歷任兩序事遂立爲監院時叢林初復庶事草創任院事者尤爲艱劇師精心鉅力隨事周旋而淬礪道法于塵勞鞅掌之中維持慧命於風雨桑土之際老人歎曰楊岐再來也於是緇素皈仰遠近傾心咸謂萬峰會下之得人可卜其法席之熾昌於無窮矣後大司農宮保張公有詩追頌師曰綱維一衆如石霜之會監院軌範叢林如雲巖之份闍黎諸方皆以爲無諛辭其爲當世耆宿之所推重如此師既於佛法濊有所契入屢爲老人之所顧念欲以西來心印付之爲記莂者屢矣而師堅

不肯受暨老人示寂遂决計退隱穹窿有皇駕菴深居塢中竹樹環匝泉石深靚入其中者自知爲仙靈之所窟宅應眞之所遊戲也山故雄峻幽邃師顧而樂之時因了閑上人及檀信李居士之請遂移瓶錫居焉師雖退跡深居而道風德範播于叢林人爭延致於是平望之通濟菴復請主席平望爲吳越之衝通濟以飯衆爲事而師之受事適當崇禎庚辛之歲歲大祲道殣蔽野名山大刹不能宿飽而師發廣大願誓濟生死凡緇素來者咸畱宿食不以日限其饑踣于路者則四出徒衆收瘞水陸以千計焉而儲力裕如也既復歸穹窿而學徒日衆草菴數楹無所容

止師顧其弟子曰佛說尊那經甚淺微妙功德七種而建立精舍寔居第二吾其敢忽諸乎亦惟吾力之視耳于是鳩工經始盡撤其舊而新之而煥然實所不日而成而緇流相依嘗餘千指老衲宿德樂幽耽寂久者嘗一二十年餘亦不下數載人尤景師之德量也穹窿故在鄧尉靈巖之間東西相望各十餘里靈巖和尚既住靈巖具過從于菴尤數愛其地幽勝曰此黃龍別業也因更其名曰積翠而亦以師之德足配古南公也靈巖道法尊重海内宗仰其于古人猶未俯首而每見師必爲師禮足云乙巳之秋師年七十一時名藍大老問訊供養江浙之間奔走香幣

無虛日至冬而示疾罄其瓶鉢散之四衆遺言諄諄以道法厲其後人歡喜而逝時即乙巳之十月也其徒遵師命覆仰二缶以奉師之全身閱三年歲戊申即建塔于菴之左坎山以瘞焉師生於萬曆丙申世壽七十僧臘六十二緇素皈依稱弟子者無算薙度弟子一百若干人而指淵其公明初其公若而人則上首也師長八尺餘言貌伉朗風骨髙峻見者望而敬之而其接納後學愛好人倫則慈藹懇惻惟恐或失焉余亂後隱居避世自全師嘗招余寄跡其精藍中去住者幾閱月而師不令俗人知每宵旦話言從容寢食察師之潛修密行眞有古德之所少者非人

之所得而知也故其聲光所及迴異等倫而諸方望之亦如泰山北斗不啻隱若一敵國也上首某公某公以師之與余善故爲師來請塔上之銘焉銘曰

博綜三乘之奧馳康莊也親入三峰之室憩津梁也不分一燈之燄韜其光也不競一薪之傳峻其防也不踞寶華王座爲衰季之藥王也身心塵刹現景卿之祥也佇斥魔外掃彗孛之芒也伊蒲盛饌無嗟來之雋也齒齕痰齏有澤枯之慶也積翠十笏之地蓮花邦也觀樹三楹之室選佛塲也淨界莊嚴爲寶坊也道風高峻爲雪牀也琅函寶笈披縹緗也魚梵鯨鐘鳴鏗鏘也松杉重重豎法幢也風泉濺濺駛慧航

也青山廻合啓玄堂也白雲去來師徜徉也於是而書無字之碑流百世之芳也合無縫〻〻揄固千秋之藏也

居易堂集卷之十四終